

醒世恒言

馮夢龍編著

醒世恒言

顧學頤校注

上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出版說明

醒世恆言，是明末馮夢龍所編纂的一部『話本』和『擬話本』的短篇小說集。馮氏還編有類似這種性質的兩部集子：喻世明言（古今小說）和警世通言。文學史家一向把這三部集子合稱為『三言』。

所謂『話本』和『擬話本』，實際上就是白話短篇小說。『話本』這種體製，唐人講唱佛經故事，已開其端。兩宋以來，逐漸形成，逐漸發展。明代文人模擬『話本』體製來進行創作的風氣頗盛，這類模擬的作品，後來就被稱為『擬話本』。

『話本』和『擬話本』都是在城市相當發達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產生的。宋代的一些大城市，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到元代雖遭受了若干破壞和阻礙，但到明代初年，却又恢復發展起來，趕上並超過了宋代，尤其是南宋的水平。逐漸擴大的市民階層，在社會生活中日益佔着重要的地位。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要求，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也必然會產生出各種適合他們要求的東西。『說話』是一種民間伎藝，唐代城市中已經相當流行；到宋代更為盛行。聽衆主要是市民；聽『說話』，是市民文化生活重要內容之一。『說話』伎藝中，分爲好些種『家數』，而『小說』和『講史』，則佔着其中主要的地位。『小說』所說的主要內容爲現實生活，也就是以市民本身或市民

所熟悉的人物爲主角的短篇故事。『講史』所說的則是歷史故事，是以歷史上的帝王將相、英雄好漢之類的人物爲主角的長篇故事。這兩種『說話』特別受到廣大市民羣衆的歡迎，正好反映出市民階層要求從自己的眼光來認識現實生活，來認識歷史，特別是『小說』，正好反映出市民要求把自己階層中正面或反面的人物表現在文學作品之中，而予以欣賞，予以贊頌或唾棄。

『說話』伎藝是一種民間口頭文學，主要的是靠『說話人』在講說時進行口頭創作。但他們爲了檢閱、備忘，或作講說前的準備提綱，或作傳授徒弟的教本，他們還是有一種文字記錄的底本。這種底本，就叫做『話本』。後來經過加工，『講史』的底本，成爲各種長篇歷史小說；『小說』的底本，成爲短篇小說，並單獨佔用了『話本』這個名稱。這些底本，最初，僅僅掌握在『說話人』手裏，內容很簡陋，還不能離開口頭文學而單獨存在，不能在社會上獨立地流行。隨着『說話』伎藝的發展，隨着聽衆要求的不斷提高，口頭創作過程中一些較成熟的經驗，必然會不斷地用文字記錄鞏固下來，積累起來，增加到底本上去。這種底本，經過這樣集體地、長期地藝術加工，更經過一些與民間『說話人』有聯系的、或對於民間文學有興趣的作家們有意識地潤飾或改編，達到了一定的藝術完美程度，便逐漸脫離口頭文學階段，成爲完整的書寫文學，獨立地在社會上流傳起來。這種文學，集中了長期的羣衆的和作家的藝術創造天才，在思想性、藝術性各方面都有着新穎的、優秀的表現，因而受到歷代廣大讀者的歡迎。

『話本』最初是以單篇的形式流行的。大約到明代中葉嘉靖前後，才有彙集許多單篇、刊印成書的『話本』出現，如京本通俗小說和清平山堂話本等。馮夢龍編纂的『三言』，成書較晚，都刊行於明末。『三言』搜羅頗廣，選擇較精，除了宋、元以來流傳的舊『話本』以外，還包括了明代民間藝人、作家和馮氏自己的新作品。馮氏對於所編刊的作品，還統一地作了一番整理和加工。因此，『三言』可以說是『話本』小說集大成的總集，是後人研究『話本』小說最重要的寶藏。

『三言』原來大約擬定總題爲『新刻古今小說』；等到第一輯出版以後，才重新定下了三個書名。所以第一輯原稱古今小說一刻，後來才改爲喻世明言。第二輯警世通言，出版於天啓甲子年（一六二四年）。第三輯就是本書醒世恆言，出版於天啓丁卯年（一六二七年）。三輯各收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

醒世恆言的刊行，略後於『明言』和『通言』，所以收集的宋元『話本』較前兩書爲少。除了少數幾篇如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小水灣天狐貽書、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張孝基陳留認舅、鄭節使立功神臂弓、薛錄事魚服證仙等可推知爲宋元人之作以外，其餘絕大多數是明人的擬作，很大可能還有馮氏自己的作品在內。這些故事的來源，有出於史傳的，也有取材於晉人和唐宋小說的；而更多的則直接來源於民間傳說故事。這些作品，通過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和人民的願望。尤其對於兩宋以迄明代城市發達以後的市民階層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有着較廣泛而深刻的描繪。當然，市民階層的情感和意識本身，同時也包含着庸俗的、封

建的一面；而這一面也常常會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不過，民主主義思想因素，人道主義精神，樂觀主義情緒，以及對封建制度、封建禮教的諷刺嘲笑，仍然是作品中的主導成份。

醒世恆言因為刊行較晚，創作的成份較多，修訂潤飾的地方較精，所以有許多篇的藝術成就，如結構的完整，形象的鮮明，描繪的細膩，語彙的豐富等等，都遠非在它以前的質樸簡古之作所可比擬。

醒世恆言是繼文學古籍刊行社重印的古今小說，和本社印行的警世通言之後，整理出版的。

這個本子，以『世界文庫』覆排明葉敬池刻本醒世恆言為底本，並參校了衍慶堂刻本和今古奇觀等書。對於原本錯訛缺漏之處，加以訂正、增補；對於個別色情描繪的字句，作了必要的刪節；對於過於猥褻的金海陵縱欲亡身一篇，則整篇刪去。為了幫助一般讀者的了解，還作了一些注釋。這項工作中的缺點或錯誤，希望得到指正。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六年五月

目錄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一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六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三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七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九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貽書	二三
第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二九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一五四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一七六
第十卷	劉小官雖雄兄弟	一九七
第十一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二二七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二二三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二四一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二六四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綠	二七六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三〇六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三三一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三三七
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三八〇
第二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三九九
第二十一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四三三
第二十二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四六七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縱欲亡身(刪)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遊召讎	四八〇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四九六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五二三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冤	五四四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五十七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王侯	五十六
第三十卷	李沂公窮邸遇俠客	六十二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六十六
第三十二卷	黃秀才徵靈玉馬墜	六十四
第三十三卷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六十一
第三十四卷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七十八
第三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七十八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報仇	七十六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長安	七十五
第三十八卷	李道子獨步雲門	八十九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八十八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八十三
原序		八十三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也須陰陽兩相扶。時人不解蒼天意，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瓊真。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去做嫡女看成。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莊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負吾言！』囑罷，氣絕。殯葬事畢，王奉將姪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

忽一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華生得粉臉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玉孩童。蕭雅一臉麻子，眼眶齒齕，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致的越覺美玉增輝，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況且潘華衣服炫麗，有心賣富，脫一通換一通。那蕭雅是老實人家，不以穿着爲事。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裝。世人眼孔淺的多，只有皮相，沒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

若大若小，那一個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顫唇簸嘴，批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己也看不過，心上好不快活。不一日，蕭別駕卒於任所。蕭雅奔喪，扶柩而回。他雖是個世家，累代清官，家無餘積。自別駕死後，日漸消索，潘百萬是個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想道：『蕭家甚窮，女壻又醜。潘家又富，女壻又標致。何不把瓊英真暗地兌轉，誰人知道。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已定，到臨嫁之時，將瓊英充做姪女，嫁與潘家，哥哥所遺衣飾莊田之類，都把他去。却將瓊英反爲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爲配。自己薄薄備些粧奩嫁送。瓊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後，那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闖賭爲事。父親累訓不從，氣憤而亡。潘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土俱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炭中添雪，全然不濟。結末迫於凍餒，瞞着丈人，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爲奴。王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英接回家中養老，不許女壻上門。潘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勤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尙書地位，瓊英封一品夫人。有詩爲證：

目前貧富非爲准，久後窮通未可知。
顛倒任君瞞昧做，鬼神昭鑒定無私。

看官，你道爲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只爲世人但顧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走哩。還是平日行善爲高。今日說一段話本，正與王奉相反，喚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樁故事，出在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

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稱雄者，還有幾處，共是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南漢劉晟 北漢劉晏 南唐李昇 蜀孟知祥
那三鎮？

吳越錢鏐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

單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個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三〕隨任。那官人爲官清正，單喫德化縣中一口水〔四〕。又且聽訟明決，雪冤理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於膝上，教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蹙鞠〔五〕，百般頑耍。他從旁教導。只爲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蹙那小小毬兒爲戲。養娘一脚踢起，去得勢重了些，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地穴裏。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攬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兒。石璧道：『且住！』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毬兒自走出來麼？』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即教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璧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毬，智意過人，不勝之喜。

閒話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三年，誰知命裏官星不現，飛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時，

已燒損官糧千餘石。那時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軍糧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卽行處斬。只爲石壁是個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削職，要他賠償。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家私變賣，未盡其半。石壁被本府軟監，追逼不過，鬱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買，取價償官。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審出冤情，將他釋放。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効。一向在外爲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縣身死。卽往撫尸慟哭，備辦衣裳棺木，與他殯殮。合家掛孝，買地塋葬。又聞得所欠官糧尙多，欲待替他賠補幾分，怕錢糧干係，不敢開端惹禍。見說小姐和養娘都着落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要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硃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到判了五十兩。却是爲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秀美可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賈昌並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卽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官呈明石知縣家財人口變賣都盡。上官只得在別項那移，賠補，不在話下。

却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麼人，買他歸去，必然落於下賤。一路痛哭不已。養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

月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老婆相見，對老婆說：『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是伏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此身死於縲紲。』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教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待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來訪，那時送還，也盡我一點報効之心。不然之時，待他長成，就本縣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夫一婦，嫁他出去，恩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顧。那個養娘依舊教他伏侍小姐，等他兩個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應。』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身在此，爲奴爲婢，理之當然。蒙恩人擡舉，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爲義女。』說罷，卽忙下跪。賈昌那裏肯要他拜，別轉了頭，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這螻蟻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敢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暫時屈在寒家，只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人夫妻有幸。』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爲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

原來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慧。只爲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初時甚是歡喜，聽說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了。却減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着丈夫言語，勉強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爲商，每得好綉好絹，先儘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些時，把馬腳露出來了。但是賈昌在家，朝饔夕餐，也還成個規矩，口中俄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昌時，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樣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

難差難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鍼指還他。倘手遲腳慢，便去捉鷄罵狗，口裏好不乾淨。正是：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他擡舉。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人，只索忍耐爲上。』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正撞着養娘在外汲水，面龐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感傷之念，不覺滴下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忙忙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見了老婆，問道：『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事麼？』老婆回言：『沒有。』初歸之際，事體多頭，也就閑過一邊。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動，回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廚下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廚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手一隻空碗，碗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喫的，一些葷腥也沒有。那時不往廚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葉兒過飯。心中大怒，便與老婆鬧將起來。老婆道：『葷腥儘有，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喫。那丫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賈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廚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日那養娘噙着兩眼淚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難爲了。只爲匆忙，不曾細問得。』

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連石小姐都怠慢。見〔二〕放着許多葷菜，却教他喫白飯，是甚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們喫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着實黑瘦了。」老婆道：「別人家丫頭，那要你恁般疼他。養得白白壯壯，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賈公道：「放屁！說的是什麼話！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嘴。自明日爲始，我教當直〔三〕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不要在家火中算帳，省得奪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歡喜。」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口裏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分付當直的，每日肉菜分做兩分。却叫廚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飯。這幾時，好不齊整。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牽掛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老婆却也做意修好，相忘於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長成。賈昌意思要密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理。這也是賈公的心事，背地裏自去勾當。曉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怎的。若是湊巧時，賠些粧奩嫁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不偶。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莫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個肯要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成。賈公見姻事不就，老婆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得擔閣生意，只得又出外爲商。未行數日之前，預先叮嚀老婆有十來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撫慰，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放。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氣也比你重幾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你認夫妻了。」又

喚當直的和廚下丫頭，都分付遍了，方纔出門。

臨岐費盡叮嚀語，只爲當初受德深。

却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興（三）石小姐和養娘，心下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昏悶之氣。一等老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個茶遲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廚下丫頭試法，連打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托大（三）！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娘的規矩。除却老娘外，那個該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自擔，不要你們獻勤，却擔誤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就乘着熱鬧中，喚過當直的分付，將賈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不要買了。當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遲了些，水已涼了。養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着湯，你便胡亂用些罷。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嘴不住，便回了幾句言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會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自擔水自燒，不費廚下姐姐們力氣便了。』那婆娘提醒了他當初曾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小賤人！你們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面做身做分，哭與家長知道，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娘要討個帳兒。你既說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擔，不許缺乏。是火，都是你燒。若是難爲了柴（四），老娘却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回家時，你再啼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趕了老娘出去。』月香在房